

女性反性超越：
小说的非女性主义解读

ZI
FAN
XING
CHAO
YUE

文学理论批评建设丛书

魏天真 著

超越女性立场和性别视角，以非女性主义的眼光看待所有女性的文学活动。

开放解读女性小说，发掘女性小说意义，探讨女性小说的功能和得失。

只有摆脱市场操控和观念先行的双重束缚，女性文学才能实现向「人的文学」的复归，达到「语言的艺术作品」的境界。

Zifanxing Chaoyue:

Nüxing Xiaoshuo De Feinüxing Zhuyi Jiedu

文学理论批评建设丛书

魏天真 著

自反性超越： 女性小说的非女性主义解读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提供的出版基金全额资助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反性超越:女性小说的非女性主义解读/魏天真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6

(文学理论批评建设丛书)

ISBN 978-7-5622-4320-5

I. ①自… II. ①魏… III. ①妇女文学—小说—文学研究—世界 IV. ①I1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00828 号

自反性超越:女性小说的非女性主义解读

© 魏天真 著

责任编辑:冯会平 黄伟成

责任校对:张晶晶

封面设计:甘 英

编辑室:文字编辑室

电 话:027—67863220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040(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npublish.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印刷:武汉理工大印刷厂

督印:章光琼

字数:180 千字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7.25

版次: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定价:19.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拨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总 序

王先霈

本丛书的作者们是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学及相关专业的中青年教师，他们聚合在一起，撰写这一套丛书，其整体构想是，以文学批评论为中心，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探讨在世纪转换时期文学理论的变革、更新。

关于文艺学研究的改革和开拓，早已为国内高校中文系教师以及教育界以外的学术同行所充分重视，并且已经有许多成果问世。粗略地说，人们的努力是在两个方向上，一是从一个个具体学科问题入手，诸如形象思维问题、悲剧问题、形式美问题、典型问题、文学语言的功能与性质问题……寻求新的看法、新的结论，而在此种寻求过程中间调整或改变旧的学科思维习性和思维方式，锻制新的研究方法；一是设计新的文艺学理论体系，包括确立新的逻辑起点、新的核心概念，重组基本范畴与命题。显然，后一种工作难度要大得多。我一直觉得，从事这种工作的时机还远不成熟，因为，它还缺乏强有力的哲学的支持，还有待一系列重大学科问题的突破性进展作基础。眼前，我们的文艺理论界甚至没有一个迥异于古代的与西方的、为大家共同接受并在理解上少有歧义的术语系列，争论和交流常常在语义层面上就遇到阻碍；而这种术语系列的形成和获得公认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在这种情况下构造的新的理论体系，是难以做到坚实牢固的，更不可能严密深邃。所以，在文艺学建设上，我赞成多研究问题，不

轻言重建体系；同时，在文艺学内部，把理论的抽象同文学史的总结、批评实践的深化更紧密地结合。

文学领域的变革往往首先从创作上发端，近十余年的中国文学发展也是这样。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文学内容上的变化，到 20 世纪 80 年代小说、诗歌、话剧剧本文体观念的变化，艺术形式的大范围大幅度的蜕变，掀起一股股新潮；与创作相依相连的文学批评不能不对之作出反应，由此导致批评自身的更新；文学批评对作品、对具体文学现象的判断、阐释需要明确的原则作依据，于是，文学理论的发展变化就必不可免了。在这里，文学批评是中间的富有弹性的更加活跃的环节。不管出于何种心理，文学批评比之文学理论总是受到各方面更多的关切，作家、读者和社会管理者都不能完全漠视文学批评，即令他们对文学理论没有直接的兴趣。但是，一个文学批评家，如果只是说明作品的意义（社会意义与审美意义），那他还只是一个通俗的解说者，只是一个书评作者，还称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家。文学批评家还应该揭示文学作品的意义如何产生，如何被接受者体认，指出文学作品生产和传播的种种规律。进一步说，文学批评也需要批评，也需要专门的研究，作为对批评的批评或对批评的研究的批评论，不但有存在的理由，而且应该受到特别的重视。同样，一个文学理论家，如果对当代的巨大而深刻的文学变革没有自己独到的体验，不能对之进行深入思考，怎么能指望他为阐明这种变革提供有用的理论武器呢？

从上述考虑出发，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从 1981 年起逐步建立了文学批评论的教学和研究的专门队伍，十多年来，开设了文学评论课程，编写出版了题为《文学评论教程》的教材，培养了若干届文学批评论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把这一工作推进到新的层次，是我们 20 世纪 90 年代的新目标。在我们看来，无论在文学批评的观念上，还是在文学批评方法或批评切入文学的角度上，以及文学批评论研究的路径上，都要抛弃

单一化、凝固化，而走向多元化、开放性。80年代后期，我们曾提出建设“开放的社会历史批评”，90年代初期又曾提出建设“圆形批评”。那些，是就批评观念而言，是朝着孤立的、僵硬的、片面的、直线型思维支配的文学批评，也是朝着片断的、直感的、随意的、散点型思维支配的文学批评，希望达成批评主体的自谐以及与不同批评学派、不同批评风格的互谐。在这一套丛书中，我们尝试从各不相同的切入角度开展研究，有在梳理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基础上直接讨论文学批评理论的，有从语言学、符号学出发为文学批评提供新的视角的，也有从文学思潮或地域文化方面侧重批评实践的。我们想以这样的探讨为前提，在历史与现实的比较、理论与实际的碰撞中，拓展思维空间。也许，这比单纯形而上的冥思苦想、比单纯形而下的实际操作，有更多接触、发现新知新见的机会。丛书的作者对所选择的课题，都已经投入多年的精力，发表过若干阶段性成果，分别获得中华基金、国家教委社科基金或湖北省社科基金的资助。本丛书既是各人课题的后期成果，又是相互的呼应协作，还是我们这个研究的群体下一步理论上整合的准备。

无论是在本丛书的写作商讨中，还是在平时的研讨活动中，我们这个群体的学术见解都没有取得过完全的一致；除了继续内部的切磋辩论之外，借丛书出版的机会，期望得到校外同行和热心读者的指教。

1996年3月22日

于武昌桂子山

目 录

导 论 为何以非女性主义方式解读女性小说·····	1
一、女性主义：后现代处境中的悖论·····	2
二、女性文学：歧义丛生的范畴·····	13
三、非女性主义与开放文本解读·····	20
四、本书的主要内容和思路·····	24
第一章 女性文学的反女性主义征候·····	33
第一节 表达方式的同质化·····	34
一、叙事进程的“三突出”·····	35
二、个性人物的类型化·····	39
三、叙事声音的霸权化·····	44
第二节 女性身体的工具化·····	48
一、粗放的身体描写·····	49
二、“身体写作”的变异·····	55
三、陈腐的女性意识·····	59
第三节 自省意识的缺失·····	62
一、自恋的叙述人·····	63
二、专权的叙述人·····	68
三、自省的叙述人·····	75
第二章 非女性书写的女性主义价值·····	82
第一节 “他者”的生存与表达·····	82
一、《富萍》：取法他者视野·····	87
二、《喜宴》：揭示他者共生·····	90
三、《孟兰变》：关注多重他者·····	95
第二节 “姐妹情谊”的神话与现实·····	100
一、女性主体间的矛盾·····	102
二、“姐妹情谊”的乌托邦·····	104

三、女性处境的一致性	106
第三节 身体政治的策略与后果	110
一、“身体写作”的政治性	111
二、身体政治的牺牲品	116
三、他者身体的政治功能	119
第四节 观看与被看关系的逆转	122
一、女性主人公的观看	125
二、叙述人兼主人公的观看	128
三、女性叙述人的观看	132
第三章 开放的女性叙事文本解读	139
第一节 老头形象与世界本相	140
一、“公公”：时代潮流的牺牲品	140
二、参照：男作家笔下的老人形象	146
三、“老扁担”：个人尊严的重建者	150
第二节 弱者杀人与现实之恶	156
一、折射社会矛盾	157
二、揭示平庸之恶	160
三、描摹病弱人性	163
第三节 历史言说与女性书写	170
一、女性编年体叙事	171
二、女性的历史记忆	179
三、女性书写的反史诗性	182
第四节 情色泛滥与美感重建	187
一、价值观的迷失	190
二、美感的丧失	195
三、独立性的缺失	200
四、性描写的典型案例	202
结语：超越观念化，回归“人的文学”	213
参考文献	219
后记	222

导论 为何以非女性主义方式解读 女性小说

随着思想解放的进程，新时期以来的女性文学创作的阵势和成果越来越显赫。显赫的文学成就与外来的女性主义思潮相遇合，便有了专门的“女性文学”；而随着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影响的深入，既有的文学文化全都接受着女性主义理论批评的审视。这种情形乃是我以“非女性主义方式”解读女性小说的语境。按照思维习惯和逻辑来看，只要不是女性主义的，便是非女性主义的，那么对于包括男性、女性在内的所有作者所写的小说的批评，也无外乎这么两种类型了。因此“非女性主义”远不是什么新鲜视角或独特方法，又如何值得专题突出呢？这是因为，女性文学创作本身的复杂状况以及女性主义理论批评移植本土时不可避免的误读，导致了人们对女性文学理解的歧异，其中潜藏着许多问题。在当前文学创作中，往往是那些以女性主义之名或从女性立场出发的文学写作，其社会效应恰恰违背了女性主义的原则和宗旨；女性文学研究则常常追随或加剧这种局面而不自知，在能够或应该发掘、发挥女性主义价值的地方，并未见到有所作为。因此，本书的“非女性主义”解读，绝非要反对女性主义，而是以逆行方式，也可以说是从反面来凸显女性主义的现实性，并履行女性主义批评应有的原则性及一贯性。因此，这种“解

读”本身可以视为努力践行女性主义的批判精神的一次尝试。此外，本书著者抱守批评立场和方法的非女性主义性质，还基于如下理由：在后现代思潮和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女性主义自身的矛盾尤为复杂和突出，论者需要置身其外才能更好地理解、接受和运用它。

一、女性主义：后现代处境中的悖论

对 Feminism 这个术语，汉语里一直有“女性主义”和“女权主义”两种译名。一般说来，前一个名称是译自原文的字面意义，后一种译法考虑的是这个术语的历史性含蕴；也许，它们还意味着不同的译名者对两性关系的不同理解或各有侧重：用“女性主义”者更重视性别之间的差异，用“女权主义”者则着眼于两性权利的对等。可以肯定的是，女性/女权主义源于女性要求作为人的一切权利，尤其是要求为男性所独占的权利的运动。当欧美各国思想家、政治家互相影响、彼此呼应，挑战君权神授观念和传统等级制度，宣扬天赋人权时，许多人文主义者也开始了两性平等的思想启蒙。而这其中就有来自女性的声音。英国人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于 1792 年发表《女权辩护》，她在政治历史和意识形态领域内揭露社会对女性的控制，并热情宣扬和激励女人独立为人。同一时期的法国，女性解放的先驱们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中，展开了女性参与社会、改造世界的实践和斗争。到 19 世纪初，美国的女权运动更是猛烈冲击着社会的每一个层面，反抗奴隶制，反对家庭暴力，争取同工同酬和女性受教育、参与政治等一系列运动，把中下层资产阶级妇女、无产阶级和黑人妇女联合在一起，成为真正的妇女解放运动（women's liberation）。以历史的眼光看，女权运动在 19 世纪的欧美蓬勃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兴盛并没有改善女性处境，反而使性别不公的情形得到空前凸显：男性控制了所有的公共领域，女性只是家庭的免费劳力、男性家长的财产，等到她很艰难地得到那个跻

身社会的机会时，她所面临的却是更多、更大的不公。可以说，从女权运动之初，女性主体就体验到了自身处境的悖论，即：与男性机会均等是女性的合理欲求，与男性身心有别则是与生俱来的实情。这两者间的矛盾似乎是女性建构合理社会身份的无法逾越的障碍。如果把迄今两百多年的女性主义思潮视为一个相对完整的过程，我们会看到，它起始于女性对自身劣势地位的不满而要求平等，终结于重新发现和认识两性差别而强调差异。不过，这个看似反复的过程经历了太多的颠覆和蜕变，所幸这个过程也是包括女性主义者在内的全社会对女性主义、对两性平等与差异的理解和认知不断成熟的过程。

两性平等的要求是早期女性主义的直接动因。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发现，女性经济上的依赖性，使她们不能像男性那样接受正常的教育，因而没有机会培养理性和创造力，所以，拥有和男性一样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权利是女性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保障。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看来，造成女性经济自主权的缺失及社会地位低下的，主要是阶级差别的因素；在当前则是资本主义制度对女性的压迫。存在主义的女性主义者则认为，女人的全部处境（包括家庭、学校、宗教及各种社会习俗）养成了女人的被动性，使她们丧失了行动的能力和意愿，她们必须在一切方面以男性为鉴照，自觉地选择与男性在精神和意识上的对等，进而实现两性社会地位和存在价值的平等。一般说来，这些强调“平等”的女性主义者，她们的目标所向是改革社会，使生存条件、社会意识对于两性真正的一视同仁。但是，注重“差异”的各种女性主义者对此并不认同，可以说，她们是在看到女性吃了两性平等主张的诸多苦头之后，才将女性主义的立足点重新改在“男女有别”之上的。这一类女性主义者强调，的确存在着与男性特征完全不同的女性特征。比如，19 世纪的美国以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露西·斯通(Lucy Stone)等人为代表的文化女性主义者，在为女性的权利而奔走、

战斗时，就十分强调女人和男人的不同。她们认为女性的气质诸如直觉、包容、仁慈等，优于常见于男性的冷酷、暴力、控制欲等特质，倡导女性大力张扬女性固有的特征，以使社会实现更加彻底的改变。她们还认为，女性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和独立，必须在意识和精神上与男性中心的社会斩断关系，建立一个全新的“雌雄同体”的社会；还有人试图在宗教领域实行改革，号召信徒们和普通女性向圣母祈祷，恢复造物主的女性特质。^①从文化女性主义者的言行中，我们看到了一种与男性统治的不合理社会相分离，并以女权取代男权的意愿。出现在20世纪的女性同性恋分离主义，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这一观念的激发和影响。我们知道，60年代初在美国兴起的女性主义运动新浪潮，所冲击的对象并不是男性中心主义，而主要是社会异性恋的文化和观念。以同情的态度去理解，我们能看到种种极端的女性主义论调，实际上是对现存社会的种种霸权的反抗。比如说，异性恋作为一种社会观念，实际上形成了对各种非异性恋的强制，特别是对女性的强制；再如，传统的女性主义历史，也培育了女性异性恋中心主义及其特权，等等。如果以审视的目光，我们也能看到，正如平等论者强调女性和男性的相同，因而可能走向片面、走进死胡同一样，过分强调两性差异，直至把男人当作必须排除的异己，也是同样的偏颇和危险。当女性同性恋分离主义者指斥普通的异性恋的女人是“睡在敌人的阵营内”，质疑传统女性主义者是否属于“变节者”时，我们不免忧心又起：女性同性恋宣扬的“分离”恐怕只是形式上、外表上的分离，在那个全新的群体中，其统治的模式、思维的方式，特别是对待异己的态度，可能与她们所要颠覆的现成社会秩序及其霸权生成的方式并无二致。

① [英] S·A·沃特金斯 (Susan Alice Watkins):《女性主义》，广州：广州出版社，1998年，第39~51页；[美] 约瑟芬·多诺万：《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赵育春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0~55页。

撇开这些过于激进的特例，就女性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和一贯实践状况而言，平等与差异的问题也同样复杂。正如罗莎林德·卢森堡（Rosalind Rosenberg）在批评早期女权运动时所说：“如果妇女作为一个群体被允许拥有特殊优惠，你就会让这个群体遭受到它是低等群体的指责，但是，如果你否认所有的差异，正如妇女运动经常所做的那样，你就使注意力偏离了那些困扰妇女的不利条件。”^① 尽管从逻辑上看，平等并不代表同一，差异也不等于优劣，但在社会现实领域内，平等与差异的关系一直就是一个悖论，并使得女性主义与非女性主义、女性主义各派别之间，甚至某一派别内部，都纷争不断。等到 20 世纪 80 年代，具备后现代意识的女性主义者，才觉悟到平等与差异的对立即使不是一个早该被揭露的陷阱，也是一种作茧自缚的臆造。女性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纠缠除了带来有害无益的纷争，没有任何意义：“女权主义者之间关于‘平等与差异的对立’的争论就是在政治上弄巧成拙的方式表达出的意义的一个恰当的实例。这里，一个二元对立体被创造出来以供女权主义者作出选择，她们要么支持‘平等’，要么支持它的假设对立面‘差异’。事实上，这个对立面本身遮蔽了这两个概念的相互依赖性，因为平等并不是把差异消灭干净，而差异也不排斥平等。”^② 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家琼·W·斯科特分析了这个虽为虚假，但却影响深远的命题的极其复杂的形成过程。也许我们难以判定到底是谁、究竟为何设置了这个二元对立模式，但我们更应该清醒地看到它怎样缚住了

① [美] 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艾晓明等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38 页。

② [美] 琼·W·斯科特：《解构平等与差异的对立：或面向女权主义的后结构主义理论的运用》，见 [美] 史蒂文·塞德曼编：《后现代转向：社会理论的新视角》，吴世雄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386 页。

女性和女性主义者的思想行为，并以完全不同的态度处理平等与差异的关系。斯科特说：

将平等与差异置于对立关系中具有一种双重的效果。它否认了长期以来“平等”的政治观看待差异的那种方式，提出同一性是赖以获得平等的唯一基础。这就陷女权主义者于一种尴尬境地，因为我们一旦把论争局限于一个由这个二元对立体所建立起来的话语（discourse）的范畴之中，就等于赞成目前流行的那种守旧的假说，即因为女人不可能在所有的方面都与男人相同，所以女人不能指望与男人平等。在我看来，唯一可取的办法似乎就是拒绝将平等与差异对立起来，并继续主张差异，即作为个体和集体同一性的条件的差异，作为不断挑战这些同一性的僵化凝固的差异，作为在历史上其作用得以反复再现的差异以及作为平等本身的意义的差异。^①

女性主义者把自己拘囿于不是问题的问题争论中，而这种争论除了为男性中心主义提供口实，别无益处；斯科特不仅对这种理论现象进行了批评，而且痛陈了社会生活中更令人激愤的现实：许多额外的重负仍然以平等为由强加给女人，许多的福惠却以差异为借口仍然为男性所独享。因此，她才强烈主张要将“差异”作为前提。我们可以换一种更简单直白的说法，来表述斯科特及其他后现代女性主义者的这个主张，即：如果一定有什么东西是“男女都一样”的，那就是在“各不相同”这一点上；也就

① [美] 琼·W·斯科特：《解构平等与差异的对立：或面向女权主义的后结构主义理论的运用》，见 [美] 史蒂文·塞德曼编：《后现代转向：社会理论的新视角》，吴世雄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98页。

是说，男人和女人一样，都是各不相同的有差异的独立的个体。后现代女性主义关于男女平等的观点是，必须在承认每一个人都与不同的前提下讨论平等，必须在维护个体差异性的基础上实现平等。至此，一个假问题被揭穿或者说一个旧问题被解决了，但是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了：倘若只承认差异是唯一的先决条件，我们是否还需要区分男性和女性，或者说男性/女性的概念是否仍然有效？即使我们能够用差异的观念来“不断挑战这些同一性的僵化凝固”的话语和范畴，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却显然无法避免使用这些语汇。那么，如何理解这些事实上有着“凝固的所指”的范畴，就成为后现代的女性主义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而后现代女性主义所提供的解释，也标志着女性主义的自我矛盾和反思的进一步深化。

女性 (Feminine)，在社会文化传统中，在经典女性主义话语中，无论是作为一个语词还是一个理论范畴，每一个人都明白它所指为何：乃视觉可见的“人类的一半”。但是在标举“差异”大旗的后现代女性主义者的意识和视野中，这“一半”成了一个大可置疑的对象，因为“作为‘女性’并不含有任何的可以天然约束女人的东西。甚至不存在着‘作为’女性的状态；女性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范畴，它是在竞争的性科学的话语中和其他社会实践中建构的”^①。后现代女性主义者觉得，“女性”这个整体性的名称除了用来控制那一个个的女人，并控制着“人类的一半”，没有什么意义能够与个体的人相吻合；如果赋予这个语词以某种普遍或特定的内容，只能产生一种恶果，即导致它所代表的群体内产生派系分裂，因为大家都可以按照各自的处境、立场和需求来定义它。那么，是不是我们从此就可以抛弃“女性”这

① [美] 唐娜·哈拉威：《生控体宣言：20 世纪 80 年代的科技与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见 [美] 史蒂文·塞德曼编：《后现代转向：社会理论的新视角》，吴世雄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122 页。

个范畴呢？当然不是，而是要使它成为一个开放的、灵动的、不断生发新的含义，标示着无限可能性的词语。朱迪思·巴特勒说：

同一性范畴永远不会只是描述性的，而总是规范性的，并且因此是排斥性的。这并不是说“女性”这一术语不该使用，也不是说我们必须宣布该范畴的死亡。相反，如果女权主义预设了“女性”一词指的是一个无法称呼的差异领域，一个不可能被描述性的同一性范畴归总或概括的领域，那么这个术语就变成了一个永恒的开放性和可重新表意的活动场所。我认为女性之中关于这个术语内容的分歧应该得到维护和重视。而且实际上，这一持续的分歧应该作为女权主义理论的不具基础的基础加以确认。解构女权主义的主体并不是要指责它的用法，而是相反要将它解放到一个存在多种表意的未来中去，将它从曾经限制它的母性或种族主义的本体论中解救出来，并且赋予它作为可能出现不被预见意义的场所的活动自由。^①

有史以来，“女性”所代表的内容从来都没有受到怀疑，附着于这一范畴的许多意义也被固定下来，“女性”渐渐由一种指代变成对其所指的规范，即，女性本来是表示那些具有某种形态、某种生理特征和功能的人，正如“男性”也有其相应的所指一样；到后来，变成因为是女人，所以应该怎样，而这又都是由父权制所规定的。于是，有许多并不属于或者并不专属女性的东西被认定为女性的天性，而对女性的定义又使女性存在的多种不同的可

① [美] 朱迪思·巴特勒：《不确定的基础：女权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问题》，见 [美] 史蒂文·塞德曼编：《后现代转向：社会理论的新视角》，吴世雄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23~224页。

能性被终止了。因此，在巴特勒看来，解构或重构“女性”定义的作用在于，使我们把这个名称想象为一个不断涌动新内容、新意义的源泉，激发女性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拓展女性存在的空间，也为世界不断贡献新的可能性。

斯科特和巴特勒的阐述表明，“差异”原则的提出是为了应对现实问题，遗憾的是她们的深刻和激进使她们脱离了实际。当信奉差异的女性主义者以“差异”的眼光打量一切时，她们发现，对既有理论、观念的解构果真是永无止境！结果，无限开放的可能性最终停留在言说或语义的层面上。这就是说，后现代女性主义把“女性”由现实问题变成纯粹的话题，女性主体固然可以在言说中实现自己绵延不绝的创造性，但她的思想越是独到，能动性越是显赫，就越是与那实际存在着的“人类的一半”无关。另一个代表性的例子是唐娜·哈拉威关于“赛伯”女性的表述。她为了证明，也是为了适应“女性”的所指是个无法称呼的差异领域这一观念，而构想出一个后现代女性形象：一个血肉之躯与一个计算机调控系统相结合的“生控体”^①。

哈拉威以“生控体”作为隐喻，来表现后现代社会的女性存在状态：“生控体是一种受控有机体，一种机器与有机体的混合体，它既是社会现实的动物又是虚构的动物。”^②哈拉威的“生控体”还不能说是科学技术的成就，而只能说是现代科技激发的想象。虽然她认为现实世界已经到处都是“生控体”了，但是毕竟与她设想的女性“生控体”形象大不一样：“现代的科学充满了（是动物又是机器）生控体，它们居住在各种介于自然和人工

① 生控体（cyborg），也有译作“受控体”，或者采用音译“赛伯”或“赛伯格”。

② [美]唐娜·哈拉威：《生控体宣言：20世纪80年代的科技与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见[美]史蒂文·塞德曼编：《后现代转向：社会理论的新视角》，吴世雄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11页。